

校長訪談

撰文：吳雄
攝影：鄭錫榮
waterng@hkej.com

華人社會價值觀混亂，利字當頭道德放兩旁，缺的正是儒家文化的覺醒。中國人的DNA並不特別差，只是為利益故意丟掉良知。於是，我們看到官員睜大眼睛說謊：喝咖啡看電影是中產，也有大律師在講事堂講口，愛國人士在電視節目爆「喇」。諸如此類，都是中國人忘記儒家思想所致。

孔聖堂校長楊永漢去年上任，希望透過學校發揚儒家文化，進一步推展到全港、內地以至華人世界。他堅持儒學文字會out，但理念不out，當人人建立了道德底線，做人處事都會留餘地。誠然，香港社會極度兩極化，非黑即白、非友即敵，歸根究底就是沒能建立儒家文化的道德規範。

孔聖堂校長倡儒學做中國「仁」

過往去香港政府大球場看球賽，總會經過孔聖堂中學的門外，窄窄的校門呈三角形向後伸展，跟被功利社會擠壓的儒家思想一樣，看上去連透氣的空间也沒有。然而，走進校門卻發現裏面佔地十二萬平方呎，其中最具有歷史價值的是大禮堂，饒宗頤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國學大師，茅盾、郭沫若等文學家都在裏面演講過。

跟校長楊永漢聊天彷彿回到中六的中國文化課，他從那個大禮堂說起，「建於1935年，當時不是學校，希望是一個講堂，邀請名家發揚中國文化，那是個動亂的年代，由許謙成、羅文錦、余近卿等斥資建成。當時左派思想、右派思想都有，兼收並蓄。」可惜，英國文化影響大，儒家文化受冷。1953年，孔聖堂中學成立，2011年轉直資。

文字過時理念不過時

七八十年代，儒家思想更被看成是落伍的，遇上國內文化大革命狠批孔，孔聖堂推動儒家文化更困難。香港經濟起飛，社會一片歌舞昇平，儒家思想更加式微。楊校長表示我們的行為甚至文化都存在儒家系統，只是大家不自覺而已，「比如香港講孝順，我們不用解釋的，整個社會價值觀已在那。」

孔聖堂的校訓是：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，文字很out，但理念卻永不過時。「我們的文化產生不同的人，但人性是不變的，儒家系統裏解釋人性是不變的，正如你提的仁者愛人，如果我們的社會人人自私自利，何必做人呢？去奮鬥世界好了。孟子也提到人畜之別，就是人類懂得思考，以革命的概念去理解，動物不思考死亡，人類會，我們有安心立命的理念。」

香港的教育一直是功利的，大家用學業成績、職業高低看成就，「我們卻教學生要看對人、對父母好不好，教育最大的困難就在於此。學校要成績很容易，尤其我們已轉直資，明年成績差的學生踢走就行了。但我們轉直資的目的是，希望空間闊一點，自主性能高一點，保留學校的特色。」

楊校長對中國文化的熱情源自唐君毅的《道德自我之建立》，「當時二十多歲，看完很震撼，人其實是無主的，由中學讀書，甚至大學畢業，思想想去都是錢和女人。說得好聽點為事業，愛情奮鬥，其實都是追求享受。看完我明白在生命得到滿足後，就要追求群體的安居樂業，個人的安身立命。」

內地因政治運動扼殺儒家文化，香港因資本主義當儒家思想過時，於是造成地溝油、大頭奶粉、貪官橫行。「內地政府提倡和諧，結果人們說成河蟹。我們是很困擾的，內地從毛澤東、鄧小平、江澤民都不能建立一套大部分中國人都覺得適合現代社會的思想。」楊校長希望從發掘孔聖堂學生的善性，慢慢發揚善性影響他人，然後希望在內地宣揚。

欠交功課不是大問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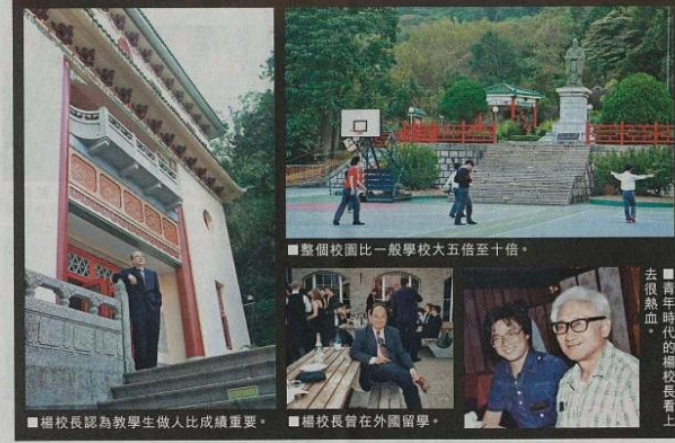
孔聖堂學業成績中規中矩，楊校長表示讀書不好不要緊，但對人要有誠信，「他們受到時代的感染，也許未必贊成，總覺得賺錢最重要，起碼不能被人騙。我說我的想法剛好相反，你要先信人，相信自己的判斷力，做任何事情先用善性對人，如果什麼都防就沒意思，希望他們自己領悟，我們未來四五年的發展都是如此。」

「曾經有個學生找我，說自己父母不喜歡他，只是有了自己才結婚，於是他的行為愈來愈壞。我告訴他，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就要感受痛苦和快樂，那樣才能判斷是非，我們為何說晉惠帝是弱智，他智力是正常的，只是沒有生活經驗，從小到大人奉承他，所以他判斷是非的能力近乎零。」

孔聖堂除了中、英、數、通外，還有文化周和文化博覽，「透過文化周學禮，穿古代的衣服上課，教古琴。中二探訪孔子故鄉，到中五、六一些活動，就要同學呈現出儒家的道理。」社會變得異常敏感，不怕家長、傳媒反對？「我們有句話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過去的學者覺得哪裏不足就學什麼，今天的學生卻看別人的需要，比如科技賺錢，人們就去讀，你的生命價值就被



楊校長在香港甚少見的沒有內柱的大禮堂，饒宗頤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國學大師都在這裏演講過。



整個校園比一般學校大五倍至十倍。

楊校長認為教學生做人比成績重要。

青年時代的楊校長有上，去很熱血。

抓住。」

孔聖堂的學生都要背《禮記·禮運》的《大道之行也》，「裏面講信修睦，我跟同學說，你們欠交功課沒問題，你答應我明天交交不交了，那才大件事。如果你明天交不了大可以說後天，當你講了就要做到，做不到就叫不負責任。我知道他們出來工作會有困難，尤其我教書久，很多學生回來找我說有的東西騙了他們，說某些環境應該講大話。我很難回答，因為那是現實社會，但我的底線是最多不說。」

楊校長安慰的是，上任半年多來看到學生的特質。這裏的學生很大真，很純樸，低班的罵他會害怕，高班說他懂得反省。我到現在說任何學生，他們都沒說過嘴。也有進來被我罵得大哭的，比如有人在課室打架，講粗口，我問他們為何有這樣的行為，行為的後果是什麼，你們講的時候在想什麼？當時的環境是什麼？那個環境適合說這樣的話嗎？」

底線太低便是Cheap

「孔子在家裏也隨便的，說過自己的家是自己的，如果在那也要正襟危坐，還不如不回家。同樣，如果穿校服站在課室，看到老師，學生的態度當如何？如果總是放縱自己，又何必學習呢？跟阿貓阿狗有何分別？睡了就睡，餓了就咬東西。我一說他們就懂，大部分老師都是單向的，幾時大聲制止學生是會成功的？」

楊校長在香港大學、澳門大學兼過課，都是有關教師課程。孔聖堂注重老師以身作則，「我發覺來上課的大部分老師都是有理想的，只是不知道該如何教。我滲一些儒家思想在裏面，提出反躬求諸己，那是一個標準來的，我說回家想想有沒有盡力幫學生，有時候看到他們寫給我的feedback，看得我很感動。」

楊校長不忍的是，香港的教育政策往往對老師不信任，傳遞教師的心，「有時看到自己的同事，覺得他們需要鼓勵。政府假設教師們都是很清閑的，自從教育改革後回中大開會，大家說起感受，都說不是痛苦是煩惱！額外的東西多得不行了，減少我們面對學生的時間。你可以說有部分老師講完課就走，但政策令有心老師很無奈。」

讓他氣飯的還有國民教育，「國民教育是大家十多年來的共識，就算國民風波後的調查，也顯示七成老師支持。為何弄成這樣？就是因为那本《課程指引》的問題，上面說只有一兩頁真偽，莫說一兩頁，就是一项都不該有，而且偏頗得太過分！就這樣枉費同事那麼多年的努力。」

很多社會各界的領軍人物都是七十年代接受教育，由於缺乏儒家思想的熏陶，導致今天的混亂局面。楊校長說：「當時大學有關社派和國粹派，獨資沒有儒家學派，前者關心社會，比如岑建勳，國粹派會狂成，那些人我們都是認識的，他們是搞運動的。那一代不在儒家系統裏，缺乏自我反思的能力，至八、九年代發生巨變，他們才清楚自己的理念，尤其是國粹派。」

人生短數十載，一回頭往往為時已晚，「他們已經沒時間回到儒家系統，他們會很抗拒，如果用了那套十幾二十年，到你三四十歲才破產，是不會接受新東西的。你現在跟很多左派的人講儒家思想，他們會跟你說，卻很難信。人有時候自省能力很差，儒家系統就講反省。」

所以說教育是責任重大的工作，楊校長說：「在十一、二年的教育裏，足以影響學生的一生。教育工作者的責任真的非常大，但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責任大，哈哈！我曾問大學的學生盡力做事得不到回報，會不會產生怨恨？他們不知如何回答，因為我們的社會教育大家，只要付出就要有回報。」

楊校長說很多醫生說他騙了十幾年，「也有朋友說在香港不犯法的都可以做，賺到錢就是英雄。但法是人定出來的，底線是自己定的，大佬！我說如果你的底線那麼低，我會覺得你cheap！有學生說阿Si你說得很好，但無論如何我也要先發達！哈哈！我說那你去吧！如果所有學生都是窮鬼就慘了。」

良心說話

教學最難的是憑空想像，找不到生活化的例子，當今華人社會道德淪喪，正是提倡儒家教育的好時機。楊校長承認在周會或演講中，經常引用時事講解禮義廉恥的基本概念。當然這樣惡劣的社會環境，對教育人員來說多少有點困難。

「我說認真的，現在很多本地或內地官員都覺得做錯事，只要沒被發現就是好仔（或死口不認！）」對啊！哈哈！這句真的非常傷，根據儒家系統，你是做人的基本要求都做不到。有的官員明明官商勾結，還可以在議事堂拍桌子說對得起天地良心，我跟學生說，將來有機會遇到這種事，只要你不說話，我已覺得你是一個人。還有夠鐘對天地良心說話？我說那根本毫無道德底線，什麼事都做得出。」

「孔子有三畏，一畏天，有人說是指上天給他的責任（楊校長邊說邊拍了一拍桌子），比如我做校長，就要盡責（他再拍桌子），千萬不能說我不想

做，這是廢話！你不想做可以走啊！香港是很快樂的地方，你不會餓死，你有一份四萬的工作，但老闆總罵你，那你可以找一份八千的，不對？你不捨得那幾萬塊錢，你就要繼續被人罵。」記者聽聽想起有人提出官不聊生的諷刺！

發達容易搵食難

香港貧富差距大，民怨深，楊校長說富貴是由天的，「很多窮人的智慧不比富人低，商人有的有運氣，只是很多人發達後不相信自己有運，覺得自己很厲害。香港的好是只要有才幹遇到自然來，有人說懷才不遇？黃雲先生說過那基本上你是蠢材。你剛入行肯定是懷才不遇的，人工也不高，若干年後行不行，人家有眼看的，所以我跟同學說，要有信心，學業、態度，將來運氣怎麼走，不要大介意。」

楊校長形容現在的社會是發達容易搵食難，「大家都知道政府的政策，只要盡力儲錢付首期，幾年

後一定發到囉，很多東西是猜得到的。政府以前的清廉很得人欣賞，但一直下來看到官員與商人的勾結很明顯，你怎麼還可以立法會解釋，人家不告訴你已經謝謝天謝地。我們看了實在十分茫然。」

當今社會火頭四處，中港矛盾日益升級，楊校長幾年前就預計得到。「梁國雄的煽動手法在九十年代是不可能推行了立法會的，他一進去我就說香港政府慘了，因為他代表一班很憤懣的人，這些人足以推一個人進立法會。現在看到黃毓民等人扔東西，有人竟覺得是好的，而且還有大量fans，這正好說明政府有問題啊！堂堂政府何至於此？就是政策有問題啊，就是這麼簡單。」

整個政府和社會的不堪，正正缺乏「反躬求諸己，盡其在我」的儒家精神，「要不斷回頭考慮有否盡力而為，你就說李小龙也有儒家思想，他講的是有否出力出到最盡。很多中國人的成功人士裏都有儒家特質，只是他們不知道而已，以前亞洲小

龍的共同點就是儒家思想，比如他們的行政模式。然而，政府很多政策說了做不到，做不到又不解釋，如何得到人民信任？」

正所謂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！」社會多的是巧言令色之人，彼此缺乏互信，又怎能友好共處？和諧怎麼不變成河蟹呢？



楊校長希望把儒家思想推廣至內地。